思想文库．文学与思想丛书

重解伟大的传统

(英)凯·贝尔塞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　名:重解伟大的传统

作　者:(英)凯·贝尔塞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ISBN　7-80050-395-X

中图分类号　I106

定　价: 15.80元

本 书 启 事

由于我国已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特作如下说明:

一、今后，译者投送翻译稿件，请事先征得该作品著作权人的翻译出版授权许可;

二、凡本书译载的外国论著，因种种原因未能与著作权人取得联系的，希望著作权人主动与我们联系，以协商解决版权问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目　　录

[德国] 威·亨·瓦肯罗德
浅论艺术中的普遍性、宽容和仁爱 1
[意大利] 乔·白尔谢
格利佐斯托莫给儿子半庄半谐的信 6
[意大利] 亚·曼佐尼
论浪漫主义
——致切撒莱·达泽里奥侯爵 21
[法国] 埃·德尚
《法兰西和外国研究》序言 39
[德国] 赫·绍伊尔
文学史写作问题 73
[德国] 汉·乌·古姆布莱希特
文学史——消失的总体性的片断? 111
[英国] 彼·威德逊
导言: 英语文学教育的危机 126
[英国] 凯·贝尔塞
重解伟大的传统 145

[英国] 迈·泰纳
时间的检验 163
[美国] 杰·格拉夫
美国文学批评中的左派与右派 186
[法国] 斯丹达尔
《意大利绘画史》导言 216
《吕西安·勒万》序言 255
[法国] 波·梅里美
亨利·贝尔 258
[法国] 昂·马尔谛诺
《吕西安·勒万》序 26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威·亨·瓦肯罗德

浅论艺术中的普遍性、宽容和仁爱

创造了大地和大地上万物的造物主将整个地球包容在他的视野之内，并在其上灌注了浩荡的神恩。造物主以他神秘的创造给我们的大地撒播了无数的事物的种子。这些种子结出繁盛的果实，并为着造物主的荣耀而汇集成一个广袤无垠的、绚丽多彩的花园。造物主神奇般地让太阳环绕有限的地球，使其光芒四射，辉耀大地。于是，在天穹下，大地的精髓挥发和演化为形形色色的造物。

造物主以同一的目光在一个伟大的瞬间凝注于他手中的作品，并满意地受纳整个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的赠献。狮子的怒吼象鹿鸣一样使造物主感到悦耳，芦荟的气味像玫瑰和风信子的芬芳一样使造物主感到舒畅。

即使人也以千变万化的形象出自造物主的造化之手：亲兄弟可能互不相识，互不理解；他们可能说不同的语言，并彼此讶异。但造物主认识他们，而且对他们和蔼可亲；他以同一的目光凝注于他手中的作品，并受纳整个自然的赠献。

造物主倾听人类以各种方式去谈论上天事物的纷然杂乱的声音，他知道，每个人都在称说他——这个不可命名者，不管他们是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造物主也倾听着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的人以不同的语言表达

他们内在的感情。他倾听人们争吵而互不理解。但是对于永恒的精神，一切都消融在和谐之中。造物主知道，每一个人都在言说他赋予他们的语言，每一个人都在表达他所能够和应当表达的内心的东西。每当人们盲目争吵时，造物主总是知道和明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道理，他满意地俯视芸芸众生，对形形色色的存在感到无比欣悦。

艺术是人类的情感之花。她以不断变化的形象从大地的每一处向天国飞升。从艺术之花中散发出来的只是那浓郁的芳香，弥漫在统御大地和大地上万物的无所不在的造物主的周围。

在地球的所有民族的艺术创造中都可以发现自天而降的火花洒落在人的内心的痕迹，它转化为人的微小的作品，并在其中重新向伟大的造物主闪耀光辉。对于造物主，一座哥特式的庙宇和一座希腊人的庙宇一样可爱；野蛮人粗犷的战争音乐听起来和娴熟的合唱及教堂颂歌一样音色美妙。

如果现在我从造物主，这个无限者处穿越浩瀚的苍穹重新回到大地，并且环顾四周，我就会大声哀叹，人们竟然很少去努力尊崇天国那个永恒而伟大的榜样。他们争吵不休，互不理解，而且也看不见他们所奔向的是同一个目标，这是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固步自封，不善于把他们的眼睛引向对整体的观照。

尘世间充满对立的事物，而且就连人本身也是某种对立的存在，这对蒙昧无知的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立足之地看成是整体的中心。他们的精神缺少环绕整个大地飞翔的力量，缺少那种包容奠基于自身的整体的目光。

同样，他们也把自己的感觉视为衡量一切艺术美的尺度，并且像法官一样去判定一切。可是他们却忘记了这一点：没有人封他们为法官，而且那些受到他们裁决的人同样也可以自封为法官。

印第安人讲印第安语而不讲我们的语言，你们为何不去责骂

印第安人呢？然而，你们怎么可以因为中世纪没有建造希腊式的庙宇而去诅咒中世纪呢？

哦，进入他人的心灵吧，去发现你们与那些陌生的兄弟一道从造物主的手中获得了精神的馈献！要知道每一个人只有依靠来自于天国的力量才能创造出文化，而其创造物又必须对每一个人都适合。如果你们不能进入他人的存在去心领神会，不能穿越他人的心灵去感受其作品，那么你们至少也要力图借助于理智的推理之链去间接地达到这一信念。

倘若造物主那播种的手把你灵魂的种子撒落在非洲的沙漠上，你也许会向世人赞美乌黑闪亮的皮肤、结实丰满的脸孔、短而卷曲的头发，并把这一切都看成是美的极致，在你见到第一个白肤色的人时，你也许会潮笑或憎恨他。倘若你的灵魂降生在遥远的东方，那个印度的土地上，你也许会在形貌怪异的神像中感受到隐秘的神灵的呼吸。可是，当你看到萨美第奇的维纳斯雕像时，你可能就不知道如何去评价它了。倘若支配你的造物主意欲把你投生到南部群岛的居民中，你也许会在充满野性的鼓声中，在粗犷、嘹亮的击打旋律中发现一种你此时此刻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奥的意义。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中，除了从你的一切财富所流溢而出的永恒的、普遍的源泉中，你还会从何处获得你创造和欣赏艺术的禀赋呢？

原初的理性在世界的所有民族中都遵循着同一的法则，它或者被运用到一个巨大的对象范围上，或者被运用到一个狭小的对象范围上。艺术的情感只是来自天国的同一束光线，它透过各个民族的形形色色的感性的玻璃，变幻出缤纷斑烂的色彩。

美，一个神奇的字眼！要首先为每一个别的艺术情感，为每一个别的艺术作品创造新的语言！在每一部艺术作品中都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并且为每一个人的机体构造出不同的神经脉络。

但是，你们却运用理智的艺术从美这个字眼中编织出一个严密的体系，意图强迫所有的人都按照你们制定的法则去感觉，而不是以自己的方式去感觉。

谁信奉体系，谁也就从心灵中排斥了普遍的爱！情感的不宽容总比理智的不宽容更易忍受，迷信总不比信奉体系更糟。

你们能够强迫心情忧郁的人去感受诙谐歌曲和欢快舞蹈的惬意吗？或者，你们能够强迫开朗活泼的人使其愉快的心情沉浸于悲伤和恐怖之中吗？

让每一个短暂的人和每一个民族去信仰他们所信仰的东西吧，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获享幸福吧！要学会为他人之乐而乐，如果你们还不懂得去为他人认为最可爱，最有价值的事情而喜悦的话。

我们，生于本世纪的人享有这样的好处：我们屹立在高山之巅，众多的民族和绵延相继的时代围绕着我们，匍匐在我们的脚下，让我们一览无遗。就让我们享受这样的幸福，宁静地放眼眺望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一切，让我们永远努力去感受那些千姿万态的感情和充满感情的作品之内属于人性的一切吧。

每一个人都追求最美的东西。但他们无法超越自身，他只在自身中看见最美的东西。正像每一个人的眼睛中呈现出的是不同的彩虹一样，每一个人都从周围世界中获得美的不同映象。普遍的本原的美我们只能在神秘直观的瞬间命名，而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它只向创造了彩虹和观看彩虹的眼睛的造物主显现自身。

我这篇演讲开始于造物主，现在我又返回到他：正像艺术的精神，也像所有的精神源出于造物主，然后又穿越大地的氛围奉献于造物主一样。

（李永平　译）

译后记　威廉·亨利希·瓦肯罗德（1773～1798）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他天生具有浪漫气质，渴望为艺术而生活，但迫于父亲之命，他不得不屈服于实际事务的束缚，由此内心充满紧张和抑郁，25岁就离开了人世。瓦肯罗德留下的文字不多，主要有《一个热爱艺术的修道士的心曲倾诉》和《关于艺术的想象》。这两部作品充满了对艺术的新颖而重要的思考，被认为是德国浪漫主义最早的艺术纲领。

瓦肯罗德主要的艺术思想大致是：①艺术即是一种神启，是造物主神秘的符号语言。艺术家倾听造物主的声音，并从他那里汲取创造的灵感。伟大的艺术家就是被选拔的、蒙受神惠的圣者。②艺术是人生的力量，是有限生命走向超时间的可能性的途径。艺术通过其神奇的图象使我们认识和领悟万物的真谛。③艺术家对艺术的唯一真实的态度应是宗教般的虔诚和信赖。真正的艺术家是孤独的，他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艺术家应该是仅为了自身，为了赞美自己的心灵，为了个别或少数理解他的人而存在的艺术家。

《浅论艺术中的普遍性、宽容和仁爱》一文选自《一个热爱艺术的修道士的心曲倾诉》。文中瓦肯罗德从艺术为神启的观点出发，强调了普遍宽容的艺术观：艺术存在于自天而降的神启和情感交流之中，因此每件艺术作品都是绝无仅有的，都各有千秋，人们应该以开阔的胸怀和兼容并蓄的态度去领略变幻无穷而令人赞叹的艺术世界。

乔·白尔谢

格利佐斯托莫给儿子半庄半谐的信

现在我们来谈谈使你发生兴趣的问题。要知道，亲爱的，为数可观的德国诗人中间——我是指新诗派——歌德、席勒、毕尔格尔[①]当是最杰出的三位。后者赋有敏锐的感觉和极其奔放的想象，常常喜欢写些以惊心动魄的事件为题材的作品。除去《野蛮的猎手》和《莱诺拉》，他还写过其他类似的诗作，但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最享有声誉的。依我看来，把它们称之为《谣曲》[②]是恰如其分的；倘使这个提法不合意大利那些大学者们的口味，我倒也没有丝毫的兴致为此跟这些先生们去较量一番。

这种类型的诗歌可以追溯到普罗旺斯人，但以英国人所作最为优美和数量众多，西班牙、德国人那里也有，诚然后者喜欢以自己的方式来写他们，在法国这一样式也曾经一度风行；但据我们所知，意大利人从来是跟谣曲无缘

---

① 白尔谢视歌德、席勒、毕尔格尔这三位著名诗人为浪漫主义者。——译注

② 谣曲产生于14～15世纪的西班牙，歌颂为信仰和自由而战斗的人民英雄。在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中，有着同西班牙谣曲类似的样式。短小的抒情故事诗，即所谓的“叙事的”和抒情的诗歌，同北方民族的叙事诗很接近，因此，毕尔格尔的作品不妨更确切地称之为叙事诗。18世纪末叶，许多国家的诗人以巨大的兴趣开始采用这一具有戏剧性内容的抒情诗体，利用它的大众性来反对古典主义，从而使之成为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喜爱的体裁之一。——译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当然，如果不考虑那些由文化修养低劣的诗人写作，为民众吟唱的诗体传奇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撒玛利亚》[①]，它的某些诗节广为流传——，我丝毫没有贬低某些用方言写成的“谣曲”的意思，因为谈及意大利文学，我只是指用意大利民族语言写作的文学。

毕尔格尔认为，民间诗歌乃是唯一的真正的诗歌。由此，他几乎始终不渝地努力从广泛流布的作品里为自己的诗作寻觅情节[②]，并调动全部艺术手段，使之同本民族的观念相适应。以我今天寄给你的两部翻译过来的作品为例，第一部的情节采自民间传说，而第二部的情节则是虚构的[③]，但它竭力摹仿流传于德国的一些传说。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详谈。

这两部作品的特色还在于，叙述相当朴实，表明诗人希望它们受到大多数人的喜爱。

正如才智出众者经常发生的那样，毕尔格尔很可能也未能在自己的理论中排除极端的观点。不过，才智出众者却具有日后在实践中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的能力，当我们阅读毕尔格尔的诗篇时，不能不承认，学者和诗人都终于幸运地避免了这一缺陷。

关于民间诗歌的理论，并非仅仅出自毕尔格尔，其他德国伟

---

① 根据《圣经》《约翰福音》中有关撒玛利亚的传说创作的民间叙事诗。——译注

② 例如毕尔格尔在创作自己的诗歌时便借鉴了 T. 珀西（1729～1811）的著名诗集《英诗辑古》(1765)。

③ 毕尔格尔从他孩提时代在故乡的农村所听到的民间传说中撷取素材，写作了《野蛮的猎手》。民间传说叙述一名作恶多端的伯爵，狩猎时毁损农民的庄稼和牲畜，遭到上帝的惩戒，被罚在恶犬的追逐下永不停歇地奔跑。

《莱诺拉》的情节，据毕尔格尔本人谈，采自古代织布工人纺纱时唱的民歌。它叙述的故事可溯源到许多民族人民向文学中流行的关于不幸夭亡的未婚夫的传说。——译注

大诗人也阐述了极其相近的观点[①]。我想，倘使我说，这一理论就整体而言是正确的，那我的看法将是站得住脚的。即便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它作为评判既往时代一切诗人的作品的不可动摇的准则好像是缺乏根据的（例如，彼特拉克或者帕里尼[②]的诗歌虽然只在极其稀罕的情况下才是民歌，但它们仍应受到高度的崇敬），我却以为，倘使把这一观点推荐给现代诗人，让他们以应有的审慎遵循它行事，那么它将会显示出无比的正确性。我说这一番话，并不是受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顶礼膜拜的盲从所驱使，而是出于对艺术的真诚的热爱。基于这样的愿望，希望你，一个初出茅芦的意大利诗人，切勿被通常习见的困难捆缚手脚；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困难已形成为思想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使诗歌堕落为寂寞无聊的王国。[……]

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从人类始祖亚当，直至替你制作出色的皮靴的鞋匠，无不蕴含着喜爱诗歌的素质。此种素质仅仅在少数人身上得到积极的体现，而在其余的人身上则是一种被动的因素，好比任凭那少数人弹拨的一根琴弦。

大自然慷慨无私地赋予少数人的心灵以喜爱诗歌的活泼的素质，把他们塑造成同周围的芸芸众生毫无共同之处的人物，它似乎从中获得莫大的乐趣。由此，诗人几乎像神明一般降临人世，

---

① 德国诗人、思想家、文艺理论家赫尔德尔（1744～1803）是最先研究人民与艺术的相互关系问题的人之一。他指出，民间诗歌是人民及其民族的利益、情感，愿望的体现。一大批德国诗人，从歌德、毕尔格尔到布伦塔诺、海涅，均从他的著作《民歌中各民族人民的声音》中获得教益。——译注

②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创作对欧洲新诗歌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彼特拉克的抒情诗剖析人的心灵世界，表现了对人的个性的兴趣，他被认为是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浪漫主义者。帕里尼（G. Parini，1729～1799），意大利诗人，他的诗歌是意大利古典主义臻于顶峰的标志。浪漫主义诗人高度评价他的讽刺诗创作。——译注

他们仿佛具有创造奇迹的天赋，est Deus in nobis[①] 的种种古老传说应运而生了。许多哲学家由此提出一个异常正确的观点：诗人们组成一个特殊的人类部族，他们不是某个特定的国家的公民，而隶属于全世界。因此，某些人把民族的优点归结于它有着出类拔萃的诗人的论断，在我看来全然是无稽之谈。我也不赞同另外一些人的做法，他们把民族纠纷和怨仇带进了文学论争。荷马、莎士比亚、卡尔德隆、卡蒙斯、拉辛、席勒，对于我而言，正像但丁、阿利奥斯托和阿尔菲爱里[②] 一样，是地地道道的意大利人。世上只存在一个文学共和国，所有的诗人，毫无例外地全是它的公民。上面提及的任何一位诗人对于他诞生的城市，对于他孩提时代便开始使用的语言所怀有的特殊的爱恋，丝毫不能削弱对全人类的爱的力量，真正的诗人把此种特殊的爱恋融化于自己的艺术之中，热切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给所有的人带来欣悦，能够教诲全人类。这种基于诗人真挚意愿的普遍的爱，把高尚、尊重的情感四处播种于人们的意识，任何政治观念都无法迫使我们忽视这些神圣的情感。要知道，即便在最严酷的战争年代，人们对荷马陵墓和品达[③] 故居的崇高敬意仍然没有泯灭。

这么说来，不管在什么地点，什么时代，诗人是不甘心情愿接受自然支配的。不过，无论诗人多么才华横溢，倘使他的读者并不具备喜爱诗歌的被动的素质，那么，他便永远无法扣动读者的心弦，无法获得真诚的赞赏和巨大的成就。诚然，每个人的心

---

① 拉丁文：高尚的神明。——译注

② 维多里奥·阿尔菲爱里（Vittorio Alfieri，1749～1803），意大利诗人，民族悲剧的奠基人。他的剧作闪耀着批判暴君专制的光芒，博得意大利浪漫主义理论家们的赞赏。阿尔菲爱里对古典主义戏剧进行了改革，为它以后的发展廓清了道路。——译注

③ 品达（约公元前518～438），古希腊诗人，庄严的合唱颂歌的作者。——译注

灵都具备这种素质，但具备的程度是大相径庭的。

没有开化的果天托特人[①]横卧在自家简陋不堪的茅屋的门槛上，注视着他周围贫瘠荒凉的田野，昏昏沉沉地坠入梦乡。从梦中苏醒以后，他仰望天宇，只见头顶上方是令人生厌的单调的天空，于是又重新坠入昏睡状态。

他浑身沾染了茅屋的烟雾和牲口的恶臭，足以强烈地激动他的心灵的其他事物的形象，自然不可能涌现于他的想象之中。情感和想象的怠惰，不可避免地导致喜爱诗歌的素质的匮乏。

而家道富裕的巴黎人，在豪华奢靡的大都市的熏陶下变得娇生惯养了，他在获得高度的文化修养以前，早已跟形形色色的事物打过交道，见识过难以数计的事件，他的想象力因而衰竭了，他的情感由于过度的疲困而厌倦了。事物的外在价值和影响再也不能产生诱惑他的魅力，再也不能挑起他激动不已的情绪，因为这一切已经无数次地重复过了。为着摆脱这种苦恼，他不得不诉诸于理智的帮助，在一切事物中寻觅理性。由此，他致力于探索的理智必然会趋向完善和成熟，他的心灵为此将消耗巨大的精力，而人们通常是把这些精力奉献给想象和情感的。坚持不懈地思维把他的观察力磨炼得异常敏锐。我们所说的巴黎人，不知不觉地习惯于不停地进行抽象的思辨，正像维柯[②]所说的，成了哲学家。

倘使说果天托特人的缺乏理智是同诗歌格格不入的，那么，巴黎人的高度文明化，不言而喻，对于诗歌也不是十分有利的。

---

① 非洲南部的民族，17 至 18 世纪发动反对荷兰与英国殖民主义者，争取独立的斗争，惨遭镇压，整个民族几乎被消灭殆尽。此处转义为“野蛮人”。——译注

② 贾姆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74），意大利哲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译注

在前者身上，倾向诗歌的素质没有得到发展，而对于后者来说，它大都徒然地消耗了。诗人的歌声无法渗透进前者的心灵，因为寻找不到渗透的途径；向对后者心灵的渗透也异常困难，因为诗歌始终伴随着比较和思辨，在他们的想象和情感中顶多不过勾引起某种遥远的、模糊的联想。诗歌乃是人异常炽热的意念的活生生的表现，难道能够在这等冷漠无情者身上获得反响么？因此，倘使警句式的短诗在娇生惯养的巴黎人中间最受欢迎，那就不足为奇了［……］

幸运的是——不只是对诗人而言——凡有文化存在的地方，便一定可找到诗歌的知音。不错，知音有的时候为数众多，有的时候简直有如凤毛麟角。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人数总是绰绰有余的。需要了解他们，善于识别他们，而且应当重视他们。不过，诗人倘使为着寻求知音，竟去光顾穷困的贫民们居住的简陋不堪的茅屋，从那儿又径直走进咖啡馆，阿丝帕季雅[①]的沙龙，统治者的宫殿，此外再也找不到别的去处，那么，他将永远寻找不到知音。他有时甚至会形成关于自己祖国的错误观念，要么把它视为好望角，要么看作“王宫”[②]，他将始终无法理解他的同胞们的性格。

［……］现在你应当晓得，欧洲各个民族——意大利民族也毫不例外——由三种类型的人组成：果天托特人，巴黎人，以及所有其他具有阅读和知解力的个性，其中也不排斥那些受过教育，阅历丰富，但并未丧失审美感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总和，我称之为人民。

---

① 古希腊名妓，雅典政治家阿勒基雅基达（约公元前451～404）的情妇。——译注

② 指巴黎的王宫，1789～1793，1830～1848年法国革命时期举行政治集会的场所。——译注

[……] 德国诗人在国内和整个欧洲享有的声望，应该归功于他们的诗歌所具有的人民的精神。他们给艺术确定的这种正确方向，是他们对人的心灵、艺术的使命、艺术史和德国各个时代诞生的艺术作品进行深刻的研究的结果，是他们把诗歌区分为古典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结果。

不过，你要知道，这种区分不是像某些武断成性的评论家有时抱怨的那样，纯系古怪的头脑异想天开的产物，也并非为着摆脱那些硬要各种形式的诗歌削足适履的规则而耍弄的狡猾手段。塔索就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解放了的耶路撒冷》曾遭到种种攻讦，但谁曾听说过有人责备它背离诗歌创作的规则[①]呢？还有什么长诗比它更多地遵循亚理斯多德的代数式结构？

切勿认为，我的孩子，这样来划分诗歌，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德国人似乎是想把一种统一的、整体的艺术一分为二。不，他们绝对不是糊涂虫。倘使同属一种艺术的若干作品，为着适应时代和文化的各各不同的要求，具备了各各不同的特点，那么，我为什么不能把它们区分为同一艺术的不同类型呢？倘使第二种类型的作品蕴含了异常深刻地表达出当代欧洲文化的精神的某种东西，难道仅仅因为它同第一种类型的作品歧异，我就应当不承认它么？

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野蛮人的入侵使欧洲各个民族遭到屈辱，陷入沉睡状态；随着它们的逐步苏醒，诗人们纷纷起来为使它们重新文明化而努力。诗歌艺术作为思想的自觉伴侣，情感的热情女儿，像凤凰一样在欧洲得到再生，并登上完美的高峰。上帝的奇迹，爱情的痛苦与幸福，酒宴的欢乐，残酷的抗争，骑士的业绩，扣动行吟诗人的心弦，焕发出诗情。行吟诗人既没有拜

① 指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译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